



遠東出版有限公司
FAR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子弟書全集

子弟書全集

黃仕忠 李芳 關瑾華 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四卷

中國俗文學大系第一輯

子弟書全集

(第四卷)

子弟書全集

黃仕忠 李 芳 關瑾華 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黔之驢（全一回）

【解題】 作者鶴侶。據結句：「鶴侶氏把調兒翻新且陶情。」

百本張《子弟書目錄》、《中國俗曲總目稿》頁三二七、《子弟書總目》頁一六六著錄。

演驢入黔地被虎所食之事。據唐柳宗元《黔之驢》，並結合時事改編。

以車王府藏清鈔本為底本，校以史語所藏百本張鈔本，以傳惜華藏曲盒鈔本作參校。

山深最喜晚來晴，
風光不與四皆同。
霞光還映歸林鳥，
秋水長天一色明。
峰巒缺處啣落日，
澗邊林裡有松亭。

外人，天邊月，
停杯佇待
享清福，鼓
腹〔三〕謳歌祝太平。

捨身求利世人情，
想盡方法為解窮。

泥土塊裝成假藥，
每逢集市就來懞。

近年來，九賺遍，
要上外省去抓銅。

借印子，為坐驢，
辦材料，是鍋烟
買頭毛驢，
霞土、豬膽麥冬。

搭連〔二〕內，戩罐，
膊上跨着大串鈴。

這一日搭船府界，
果真是華勝帝京。

來到了貴陽府界，
省會繁華勝帝京。
在十字街前忙站住，
鈴兒搖動響叮咚。

原來黔地本無驢，
他見衆人就勢兒蒙。

衆人皆來睨怪物，
人圍住就勢兒蒙。
說：「小子是愚昧，
行醫行道，我是
初臨貴地多，
半積陰功半濟窮。」

鼓要不打焉能響？

人要說人怎明？

並不是傳真方賣，
假藥把鄉親們賺，

而況且四非弟兄？
海之內誰

要是損人，
利己，上天有眼，

小子那殘頭營生。
不幹

在此處並非久走，
寓，三五日就

雁過要人過留名。
留聲

上年在華山採授，
藥，遇仙人傳

故此我醫救衆生。
發願行

費夫採藥按旨令，
功

春採百花蕊，
夏用碧池英。

秋採黃菊應天氣，

冬採梅花傲雪風。

有花採花，無花採蕊，
外加火候成一藥，

名爲金不換，百病
全治，四海馳名。

偏頭疼用薑湯下，

眼昏花用蒲公英。

心腹用無灰老酒，
疼痛

小疝氣用荆三稜。

L

L

又有金膏多神效，
絲萬應

若貼三日不揭起，

又笑道：「此是戲
言，無足介」_{（三）}意，

專貼無名腫毒，跌打
損傷，閃腰岔氣，

小子在路錢一貼，
上原賣百錢

有買的沒不能久候。
有？我可

顧性命，串鈴
兒，毛驢子俱拋下，

那隻虎驢心大駭，
猛見毛驢

稍近之，能知覺，
愁愁然莫

相持相避，城去，
二物漸漸出

貼腫了好處，
腫處貼不平。

管教成個大窟窿。」

其實此藥有神通。

左癱右瘓鶴膝風。

今初到貴地，
情願減半不須掙。

衆人喊：「快跑罷！
你看虎進了城！」

連帶跑，奔了正東。

見他龐然爲神靈。
項大，以

欲向前，虎一驚。

那膽怯的一鳴。
毛驢抵耳

L

L

L

猛虎吓的連哆子戰，

嚇的他舒松林內，
尾蹲身在

暗想：「此物定是神種，

且消停，若冒猛相撲，被他拿住，

急的他越頻偷視，
往來躡

又似無知蠢笨物，

虎暗想：「我且慢慢將他近，

躡足潛蹤襲其後，

在後膀上使勁一內，
拍，復躡身於林

連跑帶躡三五步，

細聽去，厲似雷鳴。
其聲厲，厲似雷鳴。

觀動靜，怕心越鬆。
越看越

不然時，有那一聲？
如何能

他若是再發神威就了不成。」

見那神物自啃青。
坦坦無聞

又似神靈有威風。

看他所仗甚麼威能。」

至跟前，就把爪擎。

那毛驢又驚又蹬。
痛用後蹄爾一

後胯疼，再走也不能。
痛，再走也不能。

L

L

虎大喜，技止此耳！
「想他之

我可也放他捉住。」
開膽量將

驢大駭，因無力，
有心躲閃

掙半晌，漸漸無氣，
持半晌

又在身嗅了一遍，
他週身

等多時，見他閉，
渾身氣陷眼睛

斷其喉嚨食其肉，

只食得落殘骨骸，
皮毛零

猛虎果腹歸巢去，

可嘆這驢，生長
在帝京眼界兒窄，

睜着他龐頭項腹長的兇。

忙上前，叨住前
胸，盡力兒一擰。

這猛虎緊叩牙關不放鬆。

見他紋不動命已傾。
絲兒不

蹲向傍邊又聽聽。

忙向前，將偌
大的頭顱用爪擎。

用啣着又用爪蹬。

血染山坡草木紅。

只剩下那餘殘骨骸滿山橫。

因大意，斷送殘生在貴陽城。

L

L

L

若觀他形像龐
然，似有德幸〔四〕，

再聽他聲音
洪亮，似有威風。

因而猛虎心驚懼，

任其縱橫不敢掙。

只因他一鳴本像，
一踫，露了

使當他不出殘生。
其技，或保

這本是子厚的寓言，
也是當時的世態，

鶴侶氏把且陶情。
調兒翻新

〔完〕

【校】

〔一〕鼓腹：參校本作「鼓缶」。

〔二〕搭連：同「搭裊」。

〔三〕介：原作「解」，今改。

〔四〕德幸：參校本作「德行」。

喜只喜一手未洩，
遮天，陰謀

還少不得假痛虛
哀，把人耳目瞞。

碑亭上經揚善果，
榜高懸宣

招得那貧近哄傳。
民乞丐遠

不日間魚群作隊，
貫而來成

盡都是鳩縷難堪。
形鵠面藍

一群群朋提瓦礫，
引類呼

一叢叢女挎竹籃。
攜男抱

亂哄哄邊人聚滿，
墻下籬

那一種容不可言。
困苦形

趙錦堂難離鄉井，
婆媳避

可憐他毫有盤纏？
無防備那

度晨昏只有一淚，
片冰心四行血

半短杖兩件青衫。
條

忙碌碌花無定准，
落絮飛

慘淒淒梗被風旋。
飄蓬斷

渺茫茫濶家何處？
天空地

冷清清窮行路難。
水盡山

可憐他親誰看顧，
舉眼無

棲無地種種爲難。
身

L

L

L

都只爲秀非凡品，
名門閨

比不得人到處安。
下等之人

只剩下無腔怨恨，
限淒涼滿

百忍耐萬倍辛酸。
般

無爲生沿門乞討，
可

忍挨餓度日如年。
饑

走了些店人踪少，
荒村野

喫了些羹氣味難。
剩飯殘

聽了些冷嘲惡謔，
語閒言狂

受了些晨熱冬寒。
風暮雨夏

恨一回欺心腸歹，
人的嬌子

悲一回孝去不還。
母的賢郎

怕一回媳遭不測，
孤孀婆

愁一回天是收緣？
長地久那

這一日緊天將冷，
西風漸

他婆媳單有夾綿？
衣一件那

趙錦堂正自爲難，
忽聽乞兒們議論，

說人放賑捨銀錢。
有

衆乞丐往人無數，
聞風前

都只爲路里之間。
途非遠百

L

L

他婆媳往投生路，
商量同往。

他二人與女巧同，
群不問張王李趙，

這一日山天尚早，
轉過荒山。

打聽得家離不遠，
放賑之家。

遙望見一座墳塋，
茔却是十分齊整，

趙錦堂攙扶兒下，
婆母把山坡兒下，

臨切近見領聚五，
賑之人攢三。

一個個蓬容憔悴，
頭垢面形容。

老太太一聲長此，
嘆說：「何期至此，

見兩傍邊棚煮飯，
廠排開熬粥。」

那知道無意浮雲返故園。

隨人奔西北東南，
走那知。

見大路上有攜籃，
人來往提確。

說這家兒富貴官，
無窮是喏大的。

密雜雜林樹木攢，
松柏成。

秋風兒衫陣陣寒，
吹透青衫。

寂壓靜不敢聲喧，
然。

捉露肘情狀難堪，
襟。

媳婦呀，你睃見了，
他們就看見了咱。」

正中央安紙燒錢，
排樓庫化。

碑亭上文題姓字，
張挂榜。

恭敬敬司衣素帽，
事家人青。

齊整整執紅牌對對，
事排開。

烈賢人低喚婆婆，
說：「好生奇怪，

而況且樹木村莊十分相似，

太太說：「爲娘也，自心疑訝，

這賢人攙亭兒下，
扶婆母到。

二回

紅顏白髮淚紛紛，

經壇內咒誦真言。
高宣梵。

靜肅肅彈壓纓冠，
的官長箭袖。

光閃閃平西官銜，
侯三字是大。

這墳園家一樣般？
怎與咱。

但只是蘆不齊全，
棚遮掩看。

咱且去把看一番，
榜上言詞。

巧相逢，母子團圓，
夫妻，無意團。

腸斷碑亭榜上文。

不知這爲門的客，
官受祿侯

爲甚麼捨
飯修齋在朱氏墳？

難道說從還鄉里？
征的兄弟

莫非是討
飯的婆媳返故林？

不由人一分悲痛，
片胡疑十

哭聲兒驚
動該值照料的人。

不言那婆
媳傷感在亭兒下，

平西侯
蘆棚獨坐悶沉沉。

忽聽得人語
察看，

不多時
命稟原因。

說：「稟侯爺，領
賑之人不遵約束，

膽無知兩個婦人。」

英雄不悅
說：「豈有此理！
知莊客凌虐貧民。」

必是那無
虞侯答應退出門。

說：「你就去喚一個
進來，本爵問話。」

見他衣
衫藍縷舉止斯文。

去多時外
邊領進個中年婦，

垂雙手，
鶉衣摭掩繫單裙。

低玉頸，
雲鬢鬆幪素怕，

進棚來端
然秉正輕輕兒拜，

這豪傑一驚魄動，
見賢人魂驚魄動，

不由他寒毛酸心。
兒一乍一陣酸心。

暗吃驚：「好趙氏，
似錦堂亡妻趙氏，

難道說青
天白日來現幽魂？

纔要問，覺喉
音兒發顫難說話，

無奈何，凝了凝浩
氣，定了定心神。

見婦人敬低頭跪，
無言恭

袖稍兒
半掩秋波拭淚痕。

說：「那婦人何處
流民，同行幾個？
賢人叩首說容奴稟，

這方纔哭泣你們？
喧嘩，可是你們？」

冒犯，罪該萬死，
虎威，罪該萬死，

「小婦人婆
媳兩個是本城民。
望求寬天地之恩。」

純登說：「人欺負你？
或是何人欺負你？」

錦堂說：「君侯
手下都是善良人。」

純登問：「你容稟。」
姓氏何稱從容稟。」

錦堂說：「妾身姓
趙配朱君。」

L

L

L

L

L

英雄一怔，說：「你丈夫何在？」

說：「都只爲龍反，西垂不靖，黃龍反，

純登說：「替叔父出征？」錦堂說：「正是。」

到後來宋涼州去，成探看往

朱純登半晌驚疑，猛然大悟，

強硬心腸，說：「宋成是那個？」

英雄問：「宋成？」骨還家否？」

純登說：「汝夫名諱從實講。」

說：「朱純登。」言還未盡，虞候們斷喝，

平西侯袍袖輕揮，說：「爾等退，

賢人叩首，又淚紛紛。

我夫男替叔父從征，赴玉門。

數年來毫無音信，雁杳魚沉。

纔知他軍前戰歿，作了忠魂。

不由他又恨又傷心。

賢人說：「嬌母的侄兒姑表親。」

錦堂說：「宋成回報屍骨，沒存。」

佳人掩淚吐悲音。

「那婦人少要胡言，信口云！」

那婦人慌慢慢云：「不必驚。」

你夫既作沙場鬼，

佳人說：「夫既全忠，妻盡孝，

我婆婆慈祥寬厚，如父母，

英雄說：「既不貧窮，因何討乞？」

我嬌娘別具家產，心腸要圖謀

純登大驚說：「你你你便怎樣？」

我丈夫是頂天立地奇男子，

因此上得罪嬌娘百般凌虐，

起初時不過牧餓，放牛羊忍饑挨餓，

我婆媳無奈逃生離故土，

似你這輕年寡婦，靠何人？」

守青燈，侍老親。菽水承歡，

娘兒們相依爲命，不憂貧。」

賢人說：「家門不幸，骨肉離，

他教我另抱琵琶過比鄰。」

錦堂說：「事出非禮，豈敢依遵？」

我怎忍再着嫁人？紅衫作那改嫁人？」

帶累婆婆受苦辛。

到後來置於死地，不許回村。

沿門乞討度晨昏。

可憐我婆婆高邁，
龍鍾衰朽年。

怕只怕鄉客死魂。
要作他。

英雄大痛娘何在？
說：「我。」

這賢人一驚跪
起說：「誰是娘親？」

英雄說：「賢登也？
妻不認得純。」

賢人說：「純登是
那個？你是何人？」

純登說：「錦歸來矣。
拙夫衣。」

這賢人眼望了心。
英雄似劍刺了。

半晌，淚如雨下，
無言。

平西侯袍跪在塵。
端帶撩。

悲切切說：「心疑惑，
賢妻不必。」

我是你未返故林。
死的兒夫。

宋成言語皆虛假，

現在我封重爵尊。
侯拜將權。

母親何在？速速去見。」

賢人說：「現在碑
亭候信音。」

夫妻相認同揮淚，

出蘆棚，有壽人。
來見年高。

三回

積善之家福祿增，

況兼節孝動蒼穹。

天公不爽循環報，

大道非無骨肉情。

玉質冰心傳趙女，

忠肝鉄膽羨純登。

不似那婦知識淺，

只圖那現下的榮。

且說那氏陰毒婦，

他原來等小家風。

平素間骨錢如命，

那知道家理人情。

肉爲仇銀錢如命，

規婦道天理人情。

一味的刻殘狡詐，

全無有溫慎和平。

薄陰毒貪殘狡詐，

柔敦厚謹慎和平。

嫁朱宅載爲尊長，

他並不知侄英雄。

三十餘載爲尊長，

媳真節二子英雄。

自從他兄弟榮歸門庭頓改，

收起了如強梁派，

狼似虎的

向純登百般籠絡，

般殷勤千般籠絡，

實指望天諸事妥，

一手撫天諸事妥，

這一日完天甚早，

早祭纔完天甚早，

姑侄密室說私話，

婆子說：「作胡鬧，

官的行事真胡鬧，

終日勸他不住，

啼哭勸他不住，

倘然他髮爲僧去，

認真削髮爲僧去，

宋成說：「過傷心話，

「出家不

這婆子見主意更。

景生情把

換出了爲慈善容。

鬼爲域的

更把那庶着倍疼。

子純科加着倍疼。

又誰知頭天不容。

報應臨頭天不容。

二院君抽找宋成。

空兒回家找宋成。

僕婦丫鬟不準聽。

無故的把往外扔。

大把銀錢往外扔。

氣死人，造甚窮？

麼福來濟甚麼窮？

這如貴再找不能。」

天富

他豈肯紗去作僧？

撇却烏紗去作僧？

但只是氣休違扭，

侯爺脾氣休違扭，

愁只愁三夫人續，

年服滿把夫人續，

到不如急羅此事，

早與他張羅此事，

咱家的宋姐兒長，

成，我睜着不錯，

雖然說庚差一點，

輩分年庚差一點，

雖分年庚差一點，

婆子說「你瞎扯臊，

聞聽說「你瞎扯臊，

他姑侄正自商量，

忽聽得夫人到了，

又聽得夫人大轎，

回府，乘坐大轎，

宋氏大驚顏色變，

宋氏無言，「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宋成說：「怎好？」

婆子說：「敢作敢當男子漢，

說着話跑僕人罵，
出密室把僕人罵，

這婆子無可酒飯，
搭訕叫安排酒飯，

說：「好好好，嫂子回家，我可無了干係，

遙聽見開牢喝道，
道鑼鳴軍牢喝道，

一對對執旗招展，
事排開旗旗招展，

一行行榮侯鹵簿，
戟纓槍通侯鹵簿，

平西侯蟒纓白馬，
玉金冠朱纓白馬，

太夫人起儀整肅，
居八座威儀整肅，

趙夫人霞裙綉蟒，
帔珠冠官裙綉蟒，

好侄兒，你害苦了姑媽咧自己應。」

「這喜事主何情？不來稟我」

忙碌碌手有從容。足失錯那有從容。

也把我數明一明。載的癡心明一明。」

大門前懸對張燈。花結綵掛對張燈。

一陣陣笙樂和鳴。簫相配鼓樂和鳴。

一件件兵鎮威風。符印箭總鎮威風。

大轎前按慢的行。轡搖鞭慢慢的行。

金鳳冠垂珠晶瑩。掩映，玉色晶瑩。

大轎內端穆雍容。莊嚴重靜穆雍容。

L

L

到門前，軍健排班，虞候請轎，

宋院君率闔門內，宅僕婦在宅門內，

說：「嫂子呵，數年不見，你往何方去了？」

僕婦笑說：「太老夫人還未曾下轎。」

入重門，將廳上，婆媳下轎，

太夫人逢同見禮，妯娌相逢同見禮，

宋院君詞題往事，纔要強詞題往事，

華堂上慶團圓宴，大排喜慶團圓宴，

宋院君反贖前罪，不知自反贖前罪，

惹得那怒雷霆降，蒼天震怒雷霆降，

平西侯身把轎迎。兄弟躬身把轎迎。

那一種張以形容。惶動作難以形容。

你怎麼好狠的心腸也不把信兒通。」

宋氏說：「樂的清。我胡說都鬧不清。」

朱純登兄把禮行。弟夫婦再把禮行。

老人家面帶春風。笑容滿面帶春風。

平西侯回假墳平。頭吩咐把假墳平。

把那些舊一掃空。日冤仇都一掃空。

他還要指口分爭。天矢日佞口分爭。

白日裡中現火龍。霹靂聲中現火龍。

L

L

朱純登埋凡從厚，
葬孀娘諸
看《牧羊圈》子孝
妻賢朱家的果報，

服滿後，回朝廷。
交旨，輔保朝廷。
方信道彰件件明。
天理昭彰件件明。

L

【校】

〔一〕勸：原作「歡」，今改。

望鄉（全一回）

【解題】 作者未詳。百本張、樂善堂、民初輯本

《子弟書目錄》及《中國俗曲總目稿》頁三三、《子弟書總目》頁一〇六著錄；並見《集錦書目》第四句「走嶺子黨人碑一過到了望鄉」。

演劉淑貞冥府望鄉故事。本事見唐《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據《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之《望鄉》齣改編。

以車王府藏清鈔本爲底本，校以吳曉鈴藏百本張鈔本，以劉復舊藏《舊鈔北平俗曲》作參校。

鬼路茫茫甚可哀，

幽魂空自泣泉臺。

生前任作人間孽，

死後難逃地獄災。

慢道循環無報應，

須知造化有安排。

劉安人戒一朝錯，
開齋破戒一朝錯，

那曉得罪悔不來。
人沉淪後悔不來。

L

且說那人身已沒，
劉氏安

可憐他鍊拴脖項，
一條鉄鍊拴脖項，

恍惚惚朦非醒〔二〕，
龐若夢還

蕩悠悠離忽自省，
陰魂迷離忽自省，

你看這天分晝夜，
地昏昏難分晝夜，

又則見影人數個，
影面前有影人數個，

這安人纔欲開叫，
言，聞一聲喊

說：「惡婦不必發
獸，快些兒走罷，

劉氏慌獐魂膽裂，

暗思量說：「陰曹也，
吾今已入

他那靈魂兒早宅。
被拘拿出了故宅。

兩脚烟雲擁素鞋。

昏沉沉癡竟似獸。
仿佛如癡竟似獸。

說：「呀，原來臺。
老身今已赴泉臺。

我怎麼項拴何來？
鉄鍊，却爲何來？」

細睇來竟是陰間的鬼
使，不是陽世的公差。

嚇的他心驚糠篩。
膽戰，體似糠篩。

隨我們去陰曹挨。
對案，少要耽挨。」

戰兢兢懼淚盈腮，
傷心恐懼淚盈腮，

細想當初狠不該。

L

L

到而今路無邊苦，
茫茫鬼路無邊苦，
但看這惡鬼的狠，
兇神就難受的狠，
無奈何使強移步，
跟隨鬼使強移步，
昏慘慘冽寒侵骨，
悲風凜冽寒侵骨，
恍惚中見人來往，
沿途也有來人來往，
這安人行不一亮，
多時見忽然一亮，
暗驚道：「此座在？
高臺是甚麼所？
想畢低聲我動問，
說：「長官我動問，
鬼使回言他怎的？
說：「你問他怎的？
有那行善人到此臺
前把家鄉一望，

望鄉（全一回）

嘆我這軀怎樣挨？
老病殘軀怎樣挨？
若到那閻羅殿上，不
知怎樣個安排「？」
怎當那高下兒歪。
不平的路徑。
涼森森漫冷透懷。
陰霧迷漫冷透懷。
盡都是悲聲兒切
切，痛語兒哀哀。
半空中火光高台。
隱隱現了座高台。
我何不問他們白。
一問，便見明白。
前邊的所樓臺？
在是何處的樓臺？
那就是陰望鄉臺。
間設立的望鄉臺。
似你這欺心登臺。
的惡婦莫想登臺。」

L

L

L

劉氏說：「老該的，
身罪作是應該的，
常常兒周濟敬道，
貧寒，齋僧敬道，
就是我那羅卜子，
孩兒是天生孝子，
容老身望望故里，
家鄉，稍稍故里，
鬼使說：「你要穀，
看家鄉不得能穀，
也罷了，不必多
言，看你的造化，
言畢了，一總陰
風到望鄉臺上，
話未完，見一閃金
光，現一個鬼使，
大咤一聲的怨鬼，
說：「何方的怨鬼，
鬼使答：「乃善門的宅眷，

念我夫一門清白。
好善，累世清白。
修橋，送往迎來。
補路，送往迎來。
望長官看他們的分
上，把方便門開。
我劉淑貞感恩不盡，
要你貴手高抬。」
縱然上孽眼難開。
去你那孽眼難開。
須向那監個明白。
台使者說個明白。
喊一聲說：「有誰
在此？那個監臺？」
猙獰，凜凜身材。
相貌，凜凜身材。
並無，擅自前來？
文引，擅自前來？
他夫主已登天台。
仙界，位列天台。」

L

L